

說

郭

續

說邪續目錄

第五

遵聞錄

梁億

賢識錄

陸武

在田錄

張定

逐鹿記

王祿

壘起雜事

楊儀

龍興慈記

王文祿

聖君初政記

沈文

一統肇基錄

夏原吉

東朝紀

王泌

椒宮舊事

王達

復辟錄

保孤記

秘錄

李夢陽

遵聞錄

廣右梁億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舟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疑其作亂見伯溫雙手麾之連聲呼口艚星過可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及後勝負未決伯溫密言于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太平府不惹庵 太祖既渡江嘗題詩于壁後庵僧
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
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張士誠以厚幣招楊濂夫甚急濂夫勉行至姑蘇適
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濂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
南歲歲鋒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鋒烟如此酒
老夫懷抱幾時閒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强留其後濂
夫歸于我朝未幾而卒

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噶哩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
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剪新
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棗李一般春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 國初名儒也嘗以非罪
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旣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
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
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
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
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時爲編修後乞休致 太祖
賜以布衣而題其褌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
衣放歸田里

太祖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
香片雲片雨濺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
洛陽天葩睿藻豪宕英邁有如此

王佐號雪蓬五羊人 國初給事中博士工詞章與
孫先生贊齊名予少時嘗有其文集二三冊今失之
矣然尚能記其詩數篇謹錄於此應制賦宋承旨黃

馬歌云 聖明天子齊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
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門十二近宮闕牝
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鞵絲韁穩控金鞍勒
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 紫宸承恩特賜飛
黃馬騎出通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駟天駟騰驤
若星馱况拜親題 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
君恩如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形
筆宜書耀古今

陶安知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幽深水

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泮陶安鄱陽卽一理
未幾以爲翰林學士賜以門對曰 國朝謀畧無雙
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又以安爲江西叅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其蒙被 寵眷終始不衰如
此視諸朱濂其幸與不幸間相去遠矣

濮真者 國初時都督僉事也征高麗被執其王欲
降之真怒罵而死 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
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甫生數月
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年方幼因趨朝爲多士踣傷

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瓊冠上
每朝使人知所遜避噫 祖宗之愛惜死事之臣而
眷顧後人也如此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
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
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百勞此 聖祖
命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而賜之之詩也氣象豪雄
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詩人格局

聖祖嘗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

之

太子嘗有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鈞
何人移上碧霄頭雖然未得圓圓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皇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
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
往答神休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
賜亟歸奏上命立石紀之

賢識錄

四明陸鈇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涵泳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具僕與交歡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

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
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人侍從
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官事號皇
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
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褶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
及襟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
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
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

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寇屯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裁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真主成萬世之業化

及海隅比隆任奴蓋 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篤生
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
先有諱原者於 高皇后有葭莩之親 龍興初數
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其孫戰遂授徐州衛指揮僉
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爲奉祠曰聚爲祀丞隸官太
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
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
定暨閔至騰霄以 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闕
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

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
下者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 聖后之先有開祥
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 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
武氏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 思
禮殊異其賦入有田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
爲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
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

故臣迎謂曰今欲恃霸我則當有財貨納贖 太祖
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
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
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
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卽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笑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
尚耶語遂授乃告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悅
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
居遂定鼎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
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
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
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所戒刻石乃知
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太祖初渡江 御舟頻危得一櫓以免令樹此櫓於
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
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
餘役或云卽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高皇平僞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
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
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
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
免臺憲舉親而劾譬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
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
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賜
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

在田錄

泗水張定

高皇鳳陽泗州人居鍾離鄉 上皇以賣腐爲生皇
覺寺一寺僧衆爭來買之遂爲主顧生 太祖之夕
鄰里中只聞 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
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
夢 上皇屋上火發煙焰冲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椎
而下彬遂覺至晨候 上皇來欲語之 上皇不來
歎月餘挑腐而至彬疑其有病一見卽問何故一月

不來莫非有恙 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
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
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
子我之願也

高皇爲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爲一群採蘆
葦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衆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爲陣圖列衆小兒爲行伍習行軍
之儀識者謂其過于老將

元末甲申歲大疫 上皇罹是病又值大荒 上皇

及皇太后陳氏 皇兄皇侄皆相繼而亡 上皇旣
殂家益無聊田主呼叱昂昂不與之地謀葬無所同
里劉大秀與地以葬旣畢 上無所依以嘗許從
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隣
姬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

皇祖死時衣不被體棺槨無具及至葬浮土三尺而
已 上旣卽位欲遷葬下議于群臣群臣咸曰擇陵
改葬固陛下孝心之無已但今旣葬而復遷之不惟
有洩元氣且使神靈不安爲今之計莫若增土如山

栽植如林如是則元氣厚感陰靈亦安誠萬萬世無窮之美矣 上竟從之 皇陵今在泗州臨濠縣

高皇在寺嘗戲書九字于伽藍背云發你去三千里外充軍伽藍夜來托夢于僧致心乞赦僧遂呼 高皇詰其實 皇言有之乃洗去伽藍復來謝去

高皇既在寺值歲凶僧以歎收不能給衆俾各還皇陵碑記有云朝望突烟而徑進暮投孤廟以趨踰蓋紀實也

高祖游食四方時嘗露宿野中作詩自述云天爲羅

帳地爲瓊日月星辰伴我眠鞠躬不敢高伸腳恐踏
山河社稷穿

又詠日一首云東頭日出光始出遂盡殘星
殘月

蹇然一轉麗中天萬國山河皆照着

人聲

高皇資稟生知勤于間善每遇間墅鄉校講說詩書
必注意聽之而不去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爲六人 高皇曰微子王子
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衆皆嘆

服

上潛時漁于川上日獲鯉三十五置之箬中有陳四者來共語又以羶羶聖躬既而上持魚歸啓箬已朱其五知爲陳所竊往問之諫諱不認上欲歐之陳笑出以還 上

高皇謀身無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橋相者儀甚偉 高皇異之因隙已處世變故身歷艱危求其後來之否泰相者曰汝今當大通矣言訖別去及卽位改橋名爲大通橋今在濠梁府城東南十里上嘗往來淮泗間入一山深處一人冠服特異揖上

而言曰今天一下亂汝何爲在此我有一物汝可佩之
解以授上上赤搖光珓也上因扣其姓字曰我
此山之神也忽不見上遽出遂決意集兵定亂卒
有天下及卽位遣行人致祭焉未審何山

高皇微時過荆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
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
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
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
取太平道經于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

因下馬以赤袍加之曰封爾爲凌霜長者或曰凌霜侯

高皇生于元天曆戊辰歲至皇祖死時年十有七歲矣又十年方起兵諡和時至正甲午巳年二十七歲矣

逐鹿記

明 王禕

甲辰徐達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于湖州皂
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葑門
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
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
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九月
城破僞周就縛

耿再成下處州時有軍校斬人丘木卽捕誅之又有

士卒微私粟于民號曰若糧成怒其剝民脂膏罷之
薛顯與士誠五太子及朱暹戰于舊館降之五太子
士誠養于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自
稱龍精暹亦善戰士誠倚之及降上誠爲之屏氣

張王誠破時縱宮人數百于民間開庫藏令其自取
有數人務多因得促腰搖臂之疾一嫁皮工曹某名
阿圓自言見庫中金價可重二百餘斤極力一舉不
覺臂脫其骨又出綵帛十三庫散之城中父老又取
珍衣二十餘種出于臥龍街將焚之正舉火我軍已

入小校單發拾其二種一爲綵鸞摩雲一爲春花競

秀一時銀帛狼藉于道

徐達下令封府庫禁士卒

王師入武昌友諒愛妃樂氏投臺歿內人卽取其屍埋臺下軍校毀臺忽聞太息聲掘地見尸卽妃也一校脫其金鴻戲藻衫去或曰千兵胡德又裨將陸純夫私其宮娥奪臂上玉盤螭張景山入僞宮取出金照珠玉鎮獅等物後皆按以法

廖永忠伐蜀兵至瞿塘關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命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遂攻水寨斬獲甚衆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

元宮人至京師將籍之以給今後宮有一人不屈上言爾卽守節何不死于元亡時此女對曰願明一言而死以爲有名鬼耳上令左右以紙筆與之女寫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會三諫觸闈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投地而死 上爲之改容

楊文南征帝製詩賜之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有秋
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
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
院春深慶有勞

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
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

黔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腰露頂山山頂有石壇
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僊成道于此道成之日精華
少室夫人帥僊官降壇設金鵬果木陵子食之餘藏

于樞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
字四行云翁臺方龕神驚鬼驚啟食其力海東沐英
益異之遍視櫃中止有水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
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于山上刻
石紀功而還又征緬思得金絲熊碧珊瑚等物

李文忠兵至錢塘偽周平章潘原明遣貞外郎方葵
詣軍門納款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
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
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

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
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單于天澤
謹將杭州土地人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
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
百匹

壘起雜事

吳郡楊儀

芝麻李之道也髡髮爲頭陀僧及天下既定遊徐之
永固河河上有留連亭李徘徊久之乃題一筆云憶
昔曾爲海上豪騰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
彼肝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
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三歎投筆而
出乃有一翁方且以舟艤岸見李發歎問其故李泣
下謂曰我卽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

乃匿踪緇流暫免鋒鏑而功名不就鄉舊何存是以不能不悲耳此翁亦淚流不止自陳其由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詭姓名作渡于此二人沽村酒酌之話昔日之強梁傷今日之狼狽聞者爲之感歎方谷珎起兵時嘗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谷珎不別而必去達意珎復來乃題句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

子入山谷中明日亦果來恨不先殺之焚其廬而去
後谷珍事不成爲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
料事至此嗚呼晚矣乃投水死

徐壽輝以閩巷之庸纔一月而卽稱帝

至五十一
年八月起兵九

月卽帝位
于斬水

僭號十年然長于謀敵而短于制勝故攻

城略地皆委于倪文俊等及有功者多忌之是以卒
罹其難大抵欲計功謀利者當置心人腹中不宜相
忌則必有一傷矣

四飛山亦曰陽山產白堊膩滑精細士誠取之作堦

面之飾和以脂膠久而不變有水雲白雪浪花玉鱗
犀等各以形製名也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璃
燈萬眼羅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
嘩士誠登觀風樓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
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亦氣
厚之所鍾也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
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
以爲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

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
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

僞周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軍謀國事三人
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于竿
一月王已死初吳人爲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竟其成讖

韓林兒始用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
旣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福通迎居亳州未幾遁于
安豐至正十八年又都河南汴梁

林兒母楊氏雖老而善自粧飾性頗淫見人則匿其
年三四十自稱少娘又善爲嬌狀使人忘其老司徒
杜遵道通焉目之爲少郎自是專權怙勢人皆嫉之
時有好事者榜其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
柳如癡花喻楊柳喻杜也

林兒居汴每事皆決于左右日惟于福源地捕魚以
爲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沉醉自謂斫鮮之會又起
樊樓于土市子街西飾紅裙綺瑟于上將帥出師飲
餞于此林兒自稱樊樓主人或暮夜燈火遊翫

宋故宮太后苑舊有土峰十餘處林兒命士卒毀平之獲紅玉指環青金照子花紋石研粉盤等物

林兒爲劉福通等所推戴建國曰宋政元龍鳳劉護軍基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時亦與共事故平僞周榜有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之語仍稱龍鳳十二年皇祖嘗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伺他息燭時彼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皇祖從之韓果先歿實洪武元年也

張士誠至正十三年據高郵僭號後居蘇州兵糧饒

足雄視一時

丞相士信守湖州粧二美姬以進士誠起香桐芳蕙
二館居之又選三吳良家女八十餘人充內使時宮
闕未備就于府後起重樓遠閣數十間以爲閨闈之
所總名之春錦園

城內淤川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
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尋香採芳之曲本朝高太史啓
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
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

治西衣帶水是也

龍興慈記

明 王文祿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子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子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

上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熙祖佯葬乃以枯枝插之去 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爲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方圓丈許至今

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
斷土自壅爲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
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間合且言曾至 熙
祖陵龍爪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
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天爲遠案
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
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
步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爲襦今名紅

羅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
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知天縱主僧
禁縛之塔下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氈日月星
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
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涵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
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
尾插入地誰主者曰帽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真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
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
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
子 聖祖立于仆碑跌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
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
先哉

聖祖渡江至大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

曰腰間寶劍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寫曰壁上新詩不可畱欲畱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

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劇削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
仁之寬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

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汗之銘出見
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諫屠
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奠多王
侯貴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
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
計後薦騁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
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
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

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
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
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
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
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
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
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
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

思 聖上奕替耳命替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
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
也不可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遂如言回
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爲謀曰明早朝衣緋
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卽取袖中懸
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爲號起伏兵也其臣
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盞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卽
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軌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
多殆功小云曰否辭減祿米以減括蒼耗稅也 聖
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烏可
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
九今朝又見雨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
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清思露重
寧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

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昂奎用醪
畢用鹿肉背用根及果參牛用醪斗井鬼用粃米
華和蜜仰用乳糜星用粃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
果翼用煮熟青黑豉軫用莠狎飯角氏用諸華飯亢
用密煮漿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粃米粥尾用諸果根
作食箕用尼拘隴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豉汁室用
肉血壁用肉糞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粃米烏麻野棗
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
把金椅用二十八纈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苾頭倒不

至則苾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苾頭倒二
椅苾頭不到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肉宛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
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
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
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
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
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
英賢之衆戀主之思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
卿欲朕繫掌山河達就榻上叩頭勉 主之忠乎嗚

前史志言
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
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
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
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
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叩頭曰 聖上憐
臣 賜二宮女 恩莫敢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
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賜何妨且入
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

曰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癲癘又有無嗣
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曰
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
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
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此
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隣人也登極後
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人
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誤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

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爲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問 登極錄壁間詩藹子奏 聞卽 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 聖睿非庸後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

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噫衆
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
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
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
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
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主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
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 黨藍黨蓋 惟庸

蓋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蓋二黨問
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
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上有疾差使訪
周顛仙于佳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
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
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聖祖盪滌天下首開大治
上天經星降靈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
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聖君初政記

江東沈文

國初御史與枝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
欲其互糾察也

皇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
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
也祖善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
成國初諸司官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使令正席民服
並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遠涉
不毛校獵而還謂之

功臣廟祀饅頭懃子散給衛士以激勸也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
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詹舍人希原書宮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門門
字右文稍鈎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
塞吾賢路耶以此殺之

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
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
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
付某人其名字有犯古聖賢諱者悉更之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專潔建神樂觀以
居之贍給優裕所轄錢穀不刷卷曰要他事神不必
計校常膳外復予肉銀若干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楮甲繪兵其上曰爲後世防

微

皇祖命圖大辟因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爲懲戒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皇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樂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全書

洪武六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

年再議又明年遍徵草澤文章之士相與者訂之以
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
樂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
形勢爲大明志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一十六人授編脩等職
人文華堂宋濂爲之師俾肄業上間至堂中取其
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冬夏時賜衣及白金鞍

馬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爲秩滿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待儒臣之賢者金華吳沈田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上親制誥文以授之

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聖旨憑禮部選年紀小秀才編類陳蔡二傳二十八年校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板給散天下學校

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推重者賜爵有差

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與絮帛著爲令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

二年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

又詔立 皇陵碑

上一日問劉基吾享位幾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者 上忽憶陳四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汝頗憶昔日事否陳答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

忘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此陳

曰臣嘗於此羣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爲畏懼

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叩首謝 上曰可爲

戶部左西郎中時錢穀山積陳居四年竟墨誅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浙江多

富室若蘓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

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

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上

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

民受其害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于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十三年戶部覈實天下土田惟兩浙富民畏避徭徭往徃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徃各處查定細底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

上惡游手者和州縛一人至指甲長尺餘 上欲加刑陶安諫曰此人雖不勤業亦不爲惡請 陛下赦

之 上遂解其縛謂安曰微卿言幾殺無辜矣

建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上親祭行酒至漢高帝

曰大哥得天下與朕同多賜你一杯酒令太常再進

一爵

上凡得封疏卽令左右疏飾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陳
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

號騎指揮郭德成嘗侍上宴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

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
臣猶厭其多欲盡額也上然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
削其髮披緇誦佛乃免

高祖惡項民竄縑流聚犯者衆乃掘地理其身十五
井列特露其項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鏹
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既喪隨復出凡三
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髀置鐵床沃以沸湯
以鐵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縛

置竿杪彼末縣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藤蓋有錫蛇游等凡以上大憝之辟也迨作祖訓卽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于邳州車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錄有軍功賜姓車

太學初成 上幸觀其處侈費命埋督造部官

國初官名有夏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未之盡也

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
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
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
右正言承天門待詔閣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
人如罷中書四輔詭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
之屬不復其餘

戶堅洪武中以勇力爲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
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鞞 上以命堅堅立高
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鞞勒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
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者乃一切許之

洛陽秦從龍居鎮江王師徇鎮江從龍與妻偕來上
親至龍江灣迎之以人時 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
邀之以同處 上待之甚厚

上令有司造成均多蜈蚣築土峯以鎮之號鷄鳴山
目是蜈蚣頓息又造士人肄業案座以獨木堅厚曰
秀才頑母敗吾案

終

一統肇基錄

長沙夏原吉

據皇陵碑載 高皇帝曰朕幼時 皇考爲朕言先
世居句容縣之朱家巷爾祖生于宋季元初我時尙
幼孳家渡淮開墾兵後荒田因家泗州朕記忽忘
皇考有子朕長兄諱 生于津律鎮仲兄諱 生于
靈壁縣三兄諱 生于虹縣及 皇考年五十居鍾
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
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庄村

據解學士大明帝典載 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
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
泗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
丑旦誕 帝巳卯膨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
人植璋于齋端寤瘳因以帝許從釋氏

至正十四年甲午 帝夢江東有一木與天相齊又
見紅日中赤城紫闕宮殿崔嵬中放一幅金字帛下
有二句云翔翔太平美齊中華鈞畫分明恍若白晝
帝覺甚以爲異私自喜之就于是歲起兵

上初起手時行列未成屯戍未備一日于曠野處作
午飯以瓦罐爲炊器適亂兵突至罐爲火藥所壞不
得食者累日及戍和州漸成軍容打諢謂徐達曰劔
將軍打碎罐州城那時好苦諢謎語也

上初隸濠之定遠滁陽王郭子興麾下子興本姓陳
元末有陳某者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知王氣在東
南徧游閩廣江黃間久亾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
之境得之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
郭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

公家之貴悉由此女主人曰是乃雙瞽復問聘者曰
人以瞽弗娶陳曰吾未娶誠能歸之當得貴子主人
遂納爲壻生四男一卽潞陽王也亾幾天下大亂王
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卽 孝慈也王
分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
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卽
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 皇祖被執王速
遣中山王達往質易 皇祖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
山亦歸已而 皇祖悉有潞陽之衆王後伏劔歿

乙未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上舍于太平民陳氏家
后誕 懿文陳媪賢夢天上龍見雲光爛然明日具
韭根盤金盃賀曰太子生太子生太平俗賀生子以
韭根盤取根源長久之義也

丙申取金陵 上命總制孫炎聘括蒼劉基基陳時
務十八策又遣使聘金華朱濂濂至問以取天下計
濂以不殺對

上欲定鼎金陵未決陶安言金陵古帝王之都龍盤
虎踞據其形勝足以馭萬方 上竟從之

庚子六月僞漢傾國人寇攻陷姑熟窺伺南京 上
召康茂才計事謂才曰友諒來寇吾欲速其來非汝
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
招之速來仍給之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才
曰諾吾家有老閹舊嘗事諒令贖以往必信無疑旣
而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
又問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
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上乃命李善長
連宵易江東橋爲鐵石橋諒至見橋皆鐵石乃驚疑

又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闇者謬已才乃合兵奮擊
大破降其將校士卒二萬餘人

上聞中書省于南京克敵後設御座于省內將奉小
明王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陳
天命所在上大感悟

上議伐張陳劉基曰張自守虜耳陳居上流宜先伐
之會陳氏復攻洪都上亦思報龍江之役決意大

戰

辛丑秋八月伐陳友諒運安慶直泝上流至小孤山

風忽大作左右言祭拜當得濟 上口吟一詩云大
孤過了小孤過風浪迎船奈爾何丈夫自有凌霄志
誰肯低頭拜老婆

過小姑山抵九江九江陳氏僞都也友諒以神兵自
天而下倉皇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
等物

壬寅春兵至彭蠡湖南昌降 上駕至龍沙臺集父
老論之曰陳氏據此軍旅百需民甚苦之今俱不以
相勞其各事本業爲吾良民父老皆感悅呼舞云臺

在府城北江濱龍沙上亦國初所築也今俗爲重九
登高處

上微行入南昌城游能仁上藍禪院院廣大美麗爲
南昌諸寺之冠 上周游細玩倘若無人僧扣其姓
名 上不答僧固扣之上命取筆來題于殿壁云殺
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流腥野僧不識山河主
只個滔滔問姓名擲筆徑出明日以兵圍其寺一寺
三千餘僧相聚啼泣有一雲遊僧笑曰不用哭不用
哭我有一計可解其難乃磨去 上所題詩更題曰

御筆題詩不可留留時唯恐鬼神愁常將法水頻
洗猶有毫光射斗牛 上至殿見之問誰所題此僧
曰是小臣所言 上曰寺有如此僧何故不識好人
僧曰正是有眼不識泰山陛下至人宜非常人所識
也 上笑而遣之遂赦一寺僧得不死今改院爲永
寧寺

癸卯秋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友諒以巨
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邵子仰攻
上不悅抗旗四麾右師小邵 上遽命斬隊長而下

十餘人猶不止郭威襄英請以火攻上命常開平遇
春與郭宣武之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偽平章舟
溺敵將張定邊中流矢走陳兵大敗退保谿山我師
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食乏出江求戰遇春復用前
法燒之敵兵奔遺追北數十里與酣戰自辰至未不
解 上所乘舟膠于沙不動 上拔劍斬繫索仰天
言曰如我有天下分舟當得脫索忽如龍形扶舟而
出及陳氏平 上立廟致祭封爲繫三翁翁
斬爲三
段故云
至今過彭蠡湖者立繫三翁翁則風浪無阻

上與陳氏戰未決雌雄問劉基基期以金木相犯且
決勝及期基意友諒以銅將軍害帝乃爲計遇之擊
游龍九蓋于巨艦傍曳日月之旗基與帝對奕其下
坐帝于近倉諒軍見之大悅遂舉銅將軍基知將發
以基案推帝于倉中將軍及船檣案纖碎而帝得無
傷諒知帝必死乃啓牕視之爲我軍郭子興射一矢
貫其頭顱而斃其子理結陳奔武昌

甲辰春二月陳理銜壁出降上入武昌城取陳氏
所藏金花子銀花子賞士卒于黃鶴樓下至今人呼

其處爲花子街又駢驛于封建亭謂此當封楚王後
果然

上平僞周有榜諭曰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
準中書省咨敬奉令旨子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
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
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
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患
方添冗官又收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

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悞中妖術不解其
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蕪民困聚
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凶謀遂
逞焚蕩賊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
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
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
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
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濛濛之民初列行
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

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戰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江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湘閩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蕪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

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禽其親弟
再犯浙省楊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降于元四
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
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
已墮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
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
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
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
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竝進收取浙西

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協從
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遁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
咸宥其罪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
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
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約主依額納
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
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
兵勦密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御邊戎
凡予之言借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欽遵

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此令旨
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

月一日本州通判許士傑實到

丙午遣征張氏明年丁未士誠就擒時姑蘓城 堅
難卒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步將楊茂普
游水天祐遣爲偵羅卒獲茂具得往來書悉知士誠
天祐虛實九月城破縛士誠

張九四之敗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
賣友者爲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

迎賞于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斬之

呂珣爲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珣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命戰士及城中人爲歌高噪以謗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從珣請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旣而竟不能支降乃珣之今越人有此書

兩寇旣殄戊申正月 帝卽位于郊壇南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儀導從上率世子諸子奉神主詣太廟

追尊四代祖考姚爲帝后奉上玉寶玉冊祭畢上
顧謂善長曰朕荷先世積德慶及于躬今遵行令典
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愴若或
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遂詣社稷
壇立主行祭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受賀畢命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
爲皇太子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朱收元時 上欲盡除道教有道士黃月清奏曰昨
日臣到三天門下見張一金榜大書十字于上云山

川奠洪武日月照大明 上以其言合已意遂定國
號改元道教因得不廢也

初上以丙申七月爲吳國公凡八年甲辰正月爲吳
王凡四年至是卽帝位在位凡三十一年

築新城又營皇城于其內皇城內有萬歲山依山爲
大內宮建宗廟大社及諸司衙門定十二門詔立圓
丘在洪武門外方丘在左甲第門外制大明令造洪
武通寶錢

五月 上幸汴梁卽開封府也議定都兼取元都留

善長守京師 上駐蹕于陳州城北門外父老進瓜果 上詔本州給瓜果銀仍賜巾服以榮之因子此建亭亭有榮老石以紀美焉

車駕至汴築城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後又築臺于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爲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大梁爲北京

八月庚午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都督張瑄祖進取元都元主及后妃太子北走達登齊化門命將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

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
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
其宣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
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
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

一年李文忠征遼北三年克應昌獲皇孫買的里八
剌及后妃宮女朱元玉璽金寶玉圖書玉冊玉鎮圭
大圭玉筭玉斧十一月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
江上文忠上平沙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

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倚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於
具畢張武威繼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歡勝
恭惟 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粵
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墊
溺救亂世之劬勩洪鈞布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
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
隙侵犯邊郵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討乃
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
慙無贊襄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

晉空胡馬之羣前茅度關而興和之師卽降後騎出
塞而駝山之兵旋跣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
而振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
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破于遐荒胡運竟終于
此日凡茲勲業之建豈因臣下之能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卅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
載之功東日窮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
海其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四年傳友德湯和廖永忠定巴蜀之諸郡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
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
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于是明昇面縛銜
璧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表畧曰乾坤
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
萬方不冒四海同權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
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
權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拯溺之
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免亦無令而不

從臣昇僻處偏方憫無學識旣靡寶融先幾之智又
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鼠揣罪實由于
已啓黷用匪其人自揆愚蒙擗于天討顧開闢之何
益遂聞門以來降迎拜道傍竊効子嬰之擊頸仰瞻
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
人民以獻

東朝紀

海上王泌

初太子讀書大本堂選民間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讀謂之龍門秀才後以文華殿爲太子進講之所

宋學士景濂教太子之功居多因孫祚得罪連坐應死高后遣奏請免其死上未允太子泣諫亦未蒙恩太子計窮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上乃釋公竄之松潘

鈔法既行 上命太子專董其事時偽造甚衆比有
得者一見卽知真偽蓋其機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國初疏牘奉御 上一覽卽送東宮令叅決以觀才
識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太子以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祥祀禮部當議如宋制
從之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允收爲 皇太孫詔
曰業古列聖相繼御守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卽王
位戊申卽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

天下亂偃天下兵與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
以來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備
嗣爲重嫡孫允收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奉上
下神祇以安民庶詒示臣民想宜知悉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 皇帝位
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追 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

懿敬皇太子妃爲皇太后 常遇春女 冊妃呂氏爲皇后

壽州人太常卿呂本之女八月詔書曰將呂后之父
呂本靈位與 太祖高皇帝同祀于西宮正指此也

皇帝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遺租去
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
者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
者當廉平吏罪至死者多令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
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重犯法

上親擇二十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誥給事華亭徐
思勉亦與焉又改建都察院

史衣又

賜宴于新治以寵之二年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玉于雪山廣二尺色青先是

上在宮儲時嘗夢神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始應
命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
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名曰凝命神寶

上幸大學視祀孔子拜跪盟獻咸用享廟禮縉紳聚

觀皆思自齊以進庸于世

元年三月

處士高冕上時事一墾荒田二抑末藝三慎選舉四
開鐵冶

七月十一日賜學士董倫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
几玉鳩杖各一

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官滌牲省器
是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咸受誓戒宿于齋
宮明日己卯出舍 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
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輝華方當出郊龍旗徐
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
觀

上于亂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
書祖訓于其中沉玩深思名之曰省躬古孝孺奉

王紳禕之子 皇上卽位召入翰林編摩 太祖實

錄王景新

一作彰

爲山西布政坐事謫雲南 上召爲

侍讀同修 太祖實錄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
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者也高潔
地直不取也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

中

或曰武當山

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

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

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
事不對命與紙筆卽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
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
尚事真僞不可知卽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
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
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
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內監往視咸
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否
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

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某年月日
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醬肉賜汝汝兩手背
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
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
佛堂中養之久而別云

初逸時由地中出雲遊河南江淮間既久入汴梁某
寺題詩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
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斷影朝
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太祖嘗問劉誠意朕長孫享天下當幾何劉對曰皇
太孫骨氣不凡非富貴可久拘也 上問其由不答

固問之劉曰此出家當得倦若嗣大位只四五年天
下分 上曰令出家而以燕王爲嗣若何劉曰于理
不可貽笑于後弗若令嗣大位而有難則避 上言

何以預爲之所劉曰製一函藏度牒緇衣剃刀其中
令遇難則啓之庶幾 此以免且得天下者必燕王
也燕王才度旣雄而北地常有王氣八上然之遂作
牒函之以遺建文至是果以燕王難披剃而遁燕王

卽位削去劉誠意伯爵

建文在儲貳時與燕王同侍 太祖太祖出一爵以
觀其志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
片羶燕王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太祖意以燕王
氣象爲不小

建文未遜時先于大內蘭香殿聚珠衣寶帳及內帑
珍異諸物殿上塗猛火油貯瀝青其中語親密宮人
期以城破遁去舉火故當時以建文自焚死也

椒宮舊事

梁溪王達

楊王墳在盱眙牧羊山西北洪武初設祠祭署以王親陳氏爲奉祀設墳戶二百十戶供灑掃命宋濂撰文樹之神道

土具陳氏太后之所自出其先維揚人

徐王墳在宿州閔子鄉洪武中設祠祭署王親武氏爲奉祀墳戶九十三戶供灑掃王姓馬氏配鄭氏高皇后之父母也

陶凱作誌銘

皇后馬氏本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忿爭殺人恐犯

于法移家定遠及天下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
以皇后托郭子興後子興首難自爲元帥收鄉兵
皇祖歸焉子興因其单居欲爲娶夫人勸子興以女
馬氏配之及卽位正號中宮是爲孝慈皇后

子興卒于和陽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陽王其女
爲妃生蜀王如意王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蒙
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爲文刻于廟石

皇妃郭氏山甫之女也 高皇徵時過臨淮山甫見
之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跪 上脩陳天表之異

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前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
謹事之復以女人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 孝慈
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昭敬皇妃姓胡氏生楚王本豫章侯胡美之長女也
後美于十七年以入亂宮禁賜歿

孝慈常幸大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
崩諸婦不哭臨詔除之

后見秀才巾服與胥史同乃更製儒巾藍衫令 上

着之 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燕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帝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

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伴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闈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上與後宮語必以六種緝細爲先宮中垣壁屏幃皆繪耕織之象

初魏觀蔡本應召爲蘓州守引入後宮二人領宸旨將辭出上遽止之少頃后出宮人奉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

成穆貴妃姓孫氏叅政孫英之妹嘗與上登香雲

閣觀後苑刈稻上命宮人取酒來爲賞豐飲令妃誦詩侑酒妃爲歌李紳閔農詩上大悅賜予有加

皇淑妃李氏霍縣李傑之女也性不愛酒上爲造

引口醪每宴飲特設以供妃

太祖愛諸公主欲其便于入內乃于後載門外建十
駟馬府制甚弘懸服飾器具悉如意爲之不禁也

復辟錄

明 亡名氏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典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典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

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
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
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
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彙於 朝集
文武羣臣石亨張輓張軫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
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于

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
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
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
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
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
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
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
不勝忻忭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
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

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

憲宗

御名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

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
至十六日哺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
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
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然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
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
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

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
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
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
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朔運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
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去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
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
求請無虛日月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
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訐亨及
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
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
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
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
矣成化改元修 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
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 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

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旣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其謀立上皇中官古祥蔣冕輩自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臨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

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
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
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
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
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
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
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
之好還也

李賢天
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十月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旣
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
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
此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竄奔軌等莫之知時天色晦暝
輒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常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鑰半密扣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黥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繼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臺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轎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上以誰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

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

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

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

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

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

文淵閣事

蘇林
卜祭

景八 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

立東宮專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

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會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軛得之軛
謂前日石總兵嬰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軛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會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
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

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
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有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

文第二拿項文躍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

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鎡商格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錦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美權者十四五人皆擬
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琬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 機謀 忠義奉迎朕復正

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爲 國公食祿一千五
百石右都督張軫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軫
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典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人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又昭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

景皇帝名

有疾不能臨朝視政

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

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

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曜

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

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

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了男子

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及原籍爲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兇
極惡本當放洩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
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
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黨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
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
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
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
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暉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樂恽程南雲蔡翼嚴增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肩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
日記

士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湖老思不
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
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
乃廣東陳副使泰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收職因誤

傳云

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夫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卿
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
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
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
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謔
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
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旣得權寵乃
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 駕爲
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

公輒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
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勳
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
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
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
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
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
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
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

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
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
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
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
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
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
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天順
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

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

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手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

餘

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天順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上曰然即

從之

天順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 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

二月初三日朝退歸臣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公揆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肱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

將軍印北塞紫朔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法高郵之堤
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
一道各有分地三月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
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
幹此事旅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
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
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達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
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
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
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

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
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
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鐘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
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鐘等先
覺二鼓時卽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
錦衣衛指揮逮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
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
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

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人房間呼錦丞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遠果譖毀反欲相害提臬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卽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
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
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
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鏗領
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
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
軍圍欽等於其它盡誅之予慮其脇從者不寧卽進
本請急宣 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

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鞞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旣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興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保孤記

闕名

今上皇帝備堯舜之盛德合日月之明照繼天立極
應瑞中興文恬武熙四海清穆稽古沿革永光萬壽
無疆之業外分四郊之祀內正九廟之規以仁孝化
洽黎庶百僚奔走五官夾輔皆極英賢之選也一時
總督內外規制雖各有其職穆然潤度實出宸衷
惟時一二大臣特勤 聖眷癸亥夏惟公歲周甲子
錫以玄纁牲醴惟公一品九載考績進律重封命九

卿大臣陪宴禮部惟公六十未有嗣人奉金橋寶籙
時恭誠伯以大宗伯鶴袍犀帶設壇顯靈宮祈嗣儀
與公婚吳春會壇下啓紅錦囊出寶籙恭拜覽之公
名居中左右蘇夫人及長安一人相並列下一等妾
二十人以齒序列崔氏實預焉其日未申陰霰作公
命使召儀且於便坐謂儀曰吾受聖天子恩私齋沐
有日矣適疾病不可以風不能親拜壇下命大著顯
告於古聖先師卜得豔之大畜其繇曰幹父之蠱有
子考無咎厲終吉卜人執著久不言汝其謂何儀對

曰幹父之蠱有子卦辭顯著夫復何疑公喜曰此吾意也特取決吾子耳又問曰卜人久而不言者何儀曰公方大亨而有密雲不雨之象故遲不敢發然不知公意在卜剛也無命著也薄暮隨歸公出黃封酒一尊揖儀曰吾方齋戒不能款留歸卽開尊爲我預慶明年夏儀有飭兵之命日暮雨入舟病作不能興掛冠天津門而歸其秋公亦以疾力辭得命過吳及再相皆於錫山道中夜坐對語每以寡嗣爲憂儀曰靜養則神會寡欲則精聚此有子之道也公曰吾以

聖眷隆重天使替途不敢違命何過江更以情懇不
知 聖意若何倘至京必有藁塋之勞非求誕育計
也忽泫然出涕欠伸而起明日別於毘陵公出舟拊
膺者四五日汝言謹記臆不忘也儀私念必申辭謝
矣至揚三思之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天也天可
逃乎賦羅揚之篇其句有白首豈堪仍廟廊以示意
遂發江龍其冬歸朝 君臣歡慶有加於昔嘉靖丁
未七月二十二日陝西澄城縣界頭嶺鳴二十七日
崩移數里撫臣以聞其應三邊帥將搆難語侵及公

且張皇矣賊聲勢飛蹄走轡晝夜交錯于道 上怒
明年正月一日下脩省之詔六月而事及輔臣公竟
被禍三月儀輿畢松江過於吳門方舟西邁過望亭
見飛騎傳呼知公被逮於丹陽時崔夫人種嗣之祥
已匝月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也先有洪生葵以
相人術遊京師春父時守河間公因以書令葵求宜
子小婦蓋至是而葵術始驗初公罷相入出幣與縫
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深藏以伺公至出金
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於

門令司公服出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私
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
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
曰相公一錢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
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慎爲之
持金以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
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既定果兒
生而妒者起矣是爲十一月十日孤兒生於忠禮書
院越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攜入城中

行館以糕未塞其口不灰以絮塞其口又不灰前有
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
曰灰矣私置僻處以米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椎膏置
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灰
兒埋矣計奸方杵欣慶子旣出虎口趙氏之感程念
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
殺兒爲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氏亦
來五人相向泣於中庭金五日非吾意也將謂至何
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謫晉無公族矣汝獨不

爲念乎衆其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歿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雖間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歿者屢念八爲寄名僧寺以藉神休及徐病歿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已酉七月春謝政歸知孤兒在徐氏私究之念八雖歿其族不知春意所向留以疾歿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脩爲兒祈福久之金五知春意無他始其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

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諱厥也武其復興終
反祈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過二婦婦勢必不能凌逼
人至此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甘爲屠
岸氏耳春以兒未出幼時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
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履謂壽曰敗不可處
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
齊姜氏之所以興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
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權四二
知事難終民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

乃召其支屬長老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禁吉周泊
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
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史隄城內外聞而至
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旣見孤曰兩耳願頷
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歿夫人父則存何其貌
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
清涼寺者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隄公
遠近翔集闕寒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隄公
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華一箇

闕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
道無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日尙未名繼公曰卽以夢
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矣有
從傍贊之者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順長驅肩圓
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真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
卽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庭者賢內姓不遺親外姓不
遺舊旣乃英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
下奴隸廝臺無老無幼以次恭列坐起端莊高不仰
卑不俯縹緜中度畧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

莫是過也左右顧瞻之人識與不識蓋翔躍者半泣
涕者半叙州府同知周宗正叙其事

秘錄

北郡李夢陽

初 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
唱角觥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入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闡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奈何曰此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識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閤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吾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其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一上弗省
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闈也剛厲
而無所顧亦惡其閤僭初閤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諍
閤者業倉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遺者三而門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端也既入左旅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見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聞老劉健語整口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問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仰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

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自增文等借負卿佐席所匡救而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官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瞢然而退蓋是日諸臣者嘉業自求安置南京而商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粲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願有鐵裹之服而敢壞國事宋人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諾京南京尋
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
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諱而李榮
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統 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 上恩奴儕碌倭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轅也
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大 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 上
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旣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

是怒而收王岳瑾又門夫狗馬鷹兔可損於萬幾今
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
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
說亦近第難盡言耳又問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
盛盛嘗嘗不休獨李岡開口得懸留云